



精装典藏版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BEST STORIES CHOSEN  
BY THE MASTER OF SUSPENSE

三十九级台阶

王强 王帆 史玉哲 向宏  
孟冬冬 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精装典藏版 [No.1]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BEST STORIES CHOSEN  
BY THE MASTER OF SUSPENSE

# 三十九级台阶

王强 王帆 史玉哲 向宏  
孟冬冬 等◎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十九级台阶 / (美) 希区柯克 著; 王强等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4.7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ISBN 978-7-5387-4606-8

I. ①三… II. ①希… ②王… III. ①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0727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选题策划 高晓诗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李硕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李玉龙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 三十九级台阶

[美] 希区柯克 著 王强等译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http://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443千字 印张 / 26.25

版次 /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68.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希区柯克不仅是著名的电影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对人类精神世界高度关照的艺术家。在长达六十年的电影艺术生涯里，希区柯克拍摄了五十余部电影作品，一生获奖无数。对于后世人来说，希区柯克，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他已赫然成为悬疑惊悚的代名词，代表了一种独树一帜的电影手法。

在美国电影协会评出的“百年百大惊悚电影”中，希区柯克的电影有9部入选，并且有3部位列前10名，当然包括第1名。

我社尽全力搜集、整理希区柯克的作品并结集出版，致力于打造国内收录希区柯克悬念故事最多的作品集，以飨读者。

本丛书共8卷：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集两卷，《三十九级台阶》、《后窗》；悬念故事集六卷，分别为《有罪的女人》、《被冤枉的好人》、《不愿离开牢房的人》、《如影相随的人》、《迷雾中的陌生人》和《知情太多的人》，卷名取自希区柯克对其作品的分类。

我社此前出版的希区柯克系列曾受到广泛的欢迎，有很多热心读者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为满足广大希区柯克作品爱好者的需求，我社重磅推出了希区柯克丛书精装修订版。本版不仅订正了上一版中的翻译和编校问题，同时又重新梳理了选文的顺序，力求接近希区柯克的精神核心，全面体现希区柯克的艺术追求。

虽经认真编校，但由于水平有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广大读者海涵，并请不吝指正。

## 前 言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庸，他的武侠小说让亿万华人沉醉其间。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1899-1980），他的悬念和惊悚故事像海啸一样席卷人类的心灵。

这是一位来自阴暗世界的传奇天才。在希区柯克四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交给他一张字条，让他送给警察。警察打开纸条，上面写着，把他儿子关上五分钟，以示惩戒。警察照办。惊悚和悬念就这样戏剧性地在希区柯克的心灵上打上了沉重的烙印。他总是一个人关在黑暗的小屋中，缩作一团，瑟瑟发抖。对他来说，恐惧并非一个突然飞过的蛾子，或阴暗角落里爬行的蜘蛛，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来自内心的战栗。任何物体的摆放和存在，对于他来说，都可构成威胁，让他的心灵备受刺激。他喜欢猎奇，对谋杀、下毒之类的事深感兴趣，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正是这种来自童年的阴影和经历，让希区柯克理解了黑暗的力量。这种力量伴随他一生，渗透在他的影片中并释放出来。如《惊魂记》（*Psycho*, 1960）中著名的浴室暗杀镜头，希区柯克始终用镜头来烘托和渲染恐怖的感觉，却并不表现任何直接的打斗冲突。危机和恐惧就在后面，让人惊悚。这部影片放映之后，成千上万的女性对浴室莫名恐惧，不敢洗澡。而希区柯克却说：“对我而言，《惊魂记》是个大喜剧。”

这位登峰造极的悬念和惊悚大师 1899 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蔬菜批发商家庭，从未受过正规的电影和戏剧专业教育。1920 年进入电影圈做字幕设计。1926 年拍摄《房客》，一举奠定了他在电影界的地位，这部电影当时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

最好的影片”。1939年，应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之邀，希区柯克到好莱坞执导他的《蝴蝶梦》一鸣惊人，捧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此后，希区柯克一发不可收拾，佳作迭出，拍摄了《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后窗》等杰作。

希区柯克的故事有自己一贯的模式，绝大多数以人的紧张、焦虑、窥探、恐惧等为叙事主题，设置悬念，故事情节惊险曲折，引人入胜，令人拍案叫绝。根据他的理论，悬疑必须设计成这种紧张气氛：以观众为主线，通过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造成的，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但是又必须让身处其中的无辜者不会受到伤害。于是，我们看到了男女角色之间的互动，而他们却毫不知情；我们了解了剧中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却无法推测下一步希区柯克会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这种故事叙述手法，让人们回味无穷；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多部片子都成为经典，其中充满了希区柯克元素：足智多谋的拍摄手法、不可思议的男女角色关系、戏剧性的真相、明亮鲜明的色彩、内敛的玩笑戏弄、机智风趣的象征符号以及支配人心的悬疑配乐。这些元素成就了“希区柯克”这个与悬疑、紧张画上等号的代名词——让人感觉无助、惊吓，祈祷着接下来要（或不要）发生什么——而这就是希区柯克！

希区柯克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以至于到了美国后，几乎不敢开车出门。有一次，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

他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他的知名度极高，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却离群索居，怕见生人，整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为伍，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他很少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之外，的确是一心二用的。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我不会画。我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绝不会退出影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

对于希区柯克来说，电影只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被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的巧妙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他说：“戏剧就是将生活中的枯燥遗忘。”

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天才的阴暗面——悬念大师希区柯克的一生》一书中说：“他对人类的心理世界和异常精神状态有着深刻的体悟，这使他的作品有力、深刻而迷人，并使他成为一位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爱伦·坡比肩而立的艺术大师。”

1979年，希区柯克80岁生日，坐在轮椅上，向前来道贺的人们致意：“此刻，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包装精美的恐怖。”一年后，他在洛杉矶去世。

希区柯克一生导演、监制了59部电影，300多部电视连续剧。曾在1968年获特殊奥斯卡奖，同年获美国导演协会格里菲斯奖。为了表彰他对电影艺术作出的突出贡献，1979年，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他为爵士。

这套书所汇总的故事，均根据希区柯克的电影和电视剧改编。编者竭尽所能，希望将这位大师的故事收集齐全，出版全集，但考虑到难免挂一漏万，故不敢称作“全集”。不过我们相信，这套书肯定是国内收集希区柯克惊悚悬念故事最多的。

在中国，希区柯克的电影、电视和图书一直备受欢迎，畅销不衰。我们相信，这些经典作品，必将像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和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样，代代相传，流芳百年。

编者

## 目 录

### CONTENTS

---

- 西北偏北 / 001  
捉贼记 / 070  
知情太多的人 / 114  
玛尔妮 / 153  
三十九级台阶 / 211  
蝴蝶梦 / 279  
美人计 / 351



# 西北偏北

纽约曼哈顿广告公司经理桑希尔先生正同女秘书玛奇乘电梯下楼。

电梯刚一停稳，桑希尔就一个箭步冲了出来。他大步向门外奔去，害得玛奇也不得不一路小跑，她拿着个小笔记本和笔，一边记下老板新的工作计划和指令，一边提醒老板已经记录在案的预约、谈判、见面事宜。

桑希尔脚底生风，嘴也不停：“你可以再查查结算出来的数据。”

玛奇正要回答，旁边一个男人驻足与桑希尔打招呼：“那不是桑希尔先生吗？晚安！”

桑希尔一抬头，“嘿！笛！替我问候夫人。”随即转回头对着玛奇，“咱们接着说，”路经报摊，桑希尔买了份报纸，“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必须保持住原来的战果，不然又会有什么令人遗憾的小错误出现。要是对手抓住了好的机会，那我们只有到银行去哭诉了。”

两人转过楼梯，桑希尔先生的嘴巴又开动了：“咱们下星期一共进午餐如何？”他脸色稍稍缓和了一下。

玛奇微微撇撇嘴，那神态仿佛是说：“瞧，又来了。这种空头支票开得也太多了。”

桑希尔又对玛奇交代道：“请回信给山姆。”玛奇忙拿笔准备记下来，“就说祝你快乐等等，反正就这些老套子，你已经熟悉了。”

谈话间，两人来到了大楼门口。桑希尔用既象征询意见又似命令的口吻说道：“走吧，你最好跟我到广场大楼。到了之后我再叫车送你回来。”

玛奇吓得一哆嗦，她面呈难色：心想，“天，这一路上不知他又要分派多少活计了。”

桑希尔不由分说抓着她的胳膊冲出了大门。

桑希尔一边走一边打趣地说：“你看上去气色很好。”又做严肃状，“下面该谈葛清的事了吧？”

“是的。”玛奇道。

“送她一包包尔糖，十块钱就打发了。那种糖你知道的，就是每个糖都用银色纸包装的那种。她会喜欢的。”说到这儿，桑希尔狡黠地一笑，“她会喜欢的，从包装上来看，她会以为那是小钟表呢！”

桑希尔脸上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冷笑，“你对她只要说，我没有一天、一时、一刻……”

“你上次就是这么说的，是吧？”一边记录一边撇嘴的玛奇忽然插话道。

桑希尔愣了一会儿，随即又不以为然地耸耸肩，“买甜食送你怎么样？”

他脸上挂着一种讨好的表情。

“下星期三我还得跟你谈一谈，有些事情还得跟你商量商量。”

桑希尔说着已带玛奇来到了大街上。

“我们不乘出租车行吗？只有两条街。”桑希尔试探性地问。

“我太累了！”玛奇立即叫苦道。她太熟悉她这位以勤俭持家闻名的老板了。

“这是你一贯的毛病！玛奇。好吧！出租车！”

在他们前面，有位戴眼镜的绅士刚好拦下了一辆出租车。桑希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了过去，一把把玛奇硬塞进了出租车。他忙不迭地对绅士说道：“这个女人有病。我们有急事。对不起，我们得先上了。”

那位不知所措的绅士被扔在路边，出租车载着两人向前驶去。

“先到广场大楼。”桑希尔对司机说道。

“你看他多可怜！”玛奇回过头看看。

“没办法，这就是生活，”桑希尔一脸胜者为王败者寇的表情，“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嘛——唉，你看看我发福了吗？”桑希尔望望玛奇又望望自己的肚皮，不等回答，就对玛奇也是对自己说道：“要想着瘦！要想着瘦！”

说完，马上又换了一副面孔，严肃地对玛奇说道：“咱们接着谈，”又对司机补充了一句，“是在五十九大街。”

玛奇拿着笔记本念道：“明天上午10点半，你得安排成品展示排练。然后和蒙肯夫妇共进午餐。地点在拉瑞尼，时间是中午1点钟。”

桑希尔似乎觉得所有重担都在向他压来，他略带抱怨地说道：“星期三晚上7

点钟我还有个约会。噢，天哪！另外，你回去后别忘了尽快给我母亲打个电话。”

车到了广场大楼。

桑希尔一边掏钱一边对司机说道：“请你再把这位女士送回去，好吗？”

桑希尔下得车来，在出租车即将离开的刹那，又俯身冲车里的玛奇说道：“别忘了，马上给我母亲打个电话。”

玛奇在车里使劲地点头应允。她又问道：“你待会儿还回办公室吗？”

桑希尔还没来得及回答，车就已经开出去了。

突然，桑希尔又想起了什么，他冲出租车背影大声叫道：“等一下，等等！还有件事！”

但出租车已开出好远一段路了。

桑希尔无奈地摇了摇头，走进广场大楼的餐厅。

桑希尔刚进餐厅大门，一位中年侍者就微笑着迎上前来：“桑希尔先生，您来了！”

桑希尔冲他点点头，“维多，伟奈在等我吗？”

侍者维多对他做了个邀请的姿势说道：“这边请，他们在靠近壁炉的那桌等您。”

维多带着桑希尔向壁炉那边走去。靠近壁炉的座位上坐着三个男人，其中一个见到桑希尔立刻起身相迎：

“桑希尔，这边！”他对坐在自己旁边的那两人介绍道：“这是罗杰·桑希尔。”

两人站起身分别与桑希尔握手。伟奈指着一个戴助听器的男人对桑希尔介绍道：“这是班尼·尼布森先生。”又指着另一位瘦高个介绍道：“这是莱里·瑞德先生。”

三人互致问候后落座。

伟奈告诉桑希尔说：“我们一直在等你呢。我们想是不是……”说到这里，伟奈忽然停下了，因为他发觉桑希尔心思一直没集中起来，总是心神不安，于是他问道：“你怎么了，罗杰？”

桑希尔一脸焦急和懊丧的表情：“我刚才告诉我的秘书，让她给我母亲打电话。可我忽然想起来，我母亲这会儿不在家。她正在一个朋友家里打桥牌。那位朋友刚搬进新居，房间还没装修过呢，电话也没有。我真蠢哪，我想现在我应该发个电报给我母亲。”

桑希尔回头去叫维多：“维多，哪里可以发电报？”

维多指了指门边前台。

桑希尔说道：“对不起，我去去就来。”说罢起身离开。

就在这时，饭店里响起了广播找人的声音，“乔治·凯林先生有人找！乔治·凯林先生有人找！”与此同时，两个壮年男子出现在门边。看来是他们要找乔治·凯林先生。

桑希尔走到餐厅中央，拦住一个年轻侍者，“你能替我发个电报吗？”

侍者一脸歉意，“对不起，先生，电报得自己发。就在那边！”侍者指了指门口。

桑希尔只好继续朝门口走去。

站在门边的两人看到桑希尔向这边走来，其中一个秃头男子对另一个使了个眼色，另一个神秘地点点头。

桑希尔刚转过门厅，正准备奔前台而去，那两个人突然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他的胳膊。

桑希尔大惑不解，有些晕头转向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秃头把一支微型手枪顶在了桑希尔腰部，另一个戴礼帽的紧紧拽住桑希尔的胳膊，“老老实实跟我们走！门外有辆车等着。看到没有，你背上正有一把枪抵住你呢。老实跟我们走！”他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这真太荒谬了。”桑希尔想弄清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没跟你开玩笑！你夹在我俩中间快走！”戴礼帽的人与秃头挟持着桑希尔急速往门外溜去。桑希尔被挤在中间简直像待宰的鸡鸭一般，尽管他长得很高大，但毫无反击能力。更何况秃头的那把手枪正冷冰冰地顶在他的腰眼上。

两人拥着桑希尔来到饭店外。早已等候在那儿的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到他们跟前。门打开，戴礼帽的人把他推了进去。然后，两人也迅速钻进车，车子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疾驶的汽车内，桑希尔一脸无辜地对坐在他身边的两位陌生人抱怨道：“告诉我，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别跟我开玩笑，吓着我了。”他竭力保持镇静。

看两个人毫无反应，桑希尔越发恐惧了。他试探性地问道：“你们也看见了，有几个朋友正等着我呢，我们能不能再开回去，让我把事了结了，再跟你们走？或者让我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被绑架了？”桑希尔大脑一边快速地转着，一边还要在两位陌生人面前表现出幽默感。

两人依然不动声色。

车子在一处红绿灯前停了下来。桑希尔觉得时机到了，他猛地冲向车门把手，却惊讶地发现，门被牢牢地锁住了。

桑希尔失望地瘫在座位上。两人同时对他发出一声冷笑。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桑希尔问了句：“锁上了？”

车子驶入一个大庄园。

这是座富丽堂皇的郊区别墅。巨大的花园如一条绿色长廊包裹住庄园四周。

“这是谁的房子呢？真有趣，我不请自到。”桑希尔一边坐在车上查看周围环境，一边又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

两个人还是不动声色。

车子在一处草地前拐弯时，桑希尔注意到草坪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汤森。“也许这个庄园的主人叫汤森吧，”桑希尔暗自思忖。

车停在一幢楼房外面。两个男子推着桑希尔下了车。

这是座宫殿一般的豪宅。戴礼帽的人按了按门铃，不大一会儿，女仆出来开门，一见他们便说道：“他在楼上。”

秃头对她说：“马上叫他过来。”说着推着桑希尔进了门。戴礼帽的转身朝房屋后面走去。

桑希尔进了屋，一边环视屋内琳琅满目的陈列品——名画、瓷器之类，一边又不失时机地向秃头贫嘴道：“顺便问一下，我能吃点儿东西吗？”

那人这回倒是客气地冲他一摆手说道：“这边。”就带着桑希尔穿过房间大厅，到了另一扇门前，“请进。”

两人进去后，那人对桑希尔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给你拿。”随后，关上门出去了。

桑希尔倒也学乖了，知道在车上都未能逃脱，在这儿就更别想了。他颇合作似的回答道：“没关系，我在这儿看看书也行。这儿真像个图书馆，居然有这么多书！”

桑希尔开始在房间里游荡起来。

他来到大办公桌边。发现桌上有个邮件，邮包上写着：莱斯特·汤森先生收 纽约葛兰湾拜纽路 169 号。

“看来这里的主人真叫汤森。原来这儿就是外交人员聚居的葛兰湾啊！”桑希尔对自己的处境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他朝窗外望去，刚才那个戴礼帽的家伙正跟一个穿黑衣服的打高尔夫球的男

子嘀嘀咕咕。窗外是平坦的高尔夫球场地。

穿黑西服的男子抬眼朝这边望了一下，便转身向屋里走来。

黑衣人进屋走到办公桌前，上上下下打量着桑希尔。桑希尔也把他仔细端详了一番，“看来他就是那个汤森先生了。”他想到。

这位汤森先生四十来岁，不胖不瘦，十分干练。脸上的那只鹰钩鼻子和犀利的目光使他很容易就能从人堆中被分辨出来。

他冷冷地然而又是彬彬有礼地问候道：“晚上好！”然后走到窗前拉上窗帘，打开台灯。立刻，他的脸一半处在灯光下，一半埋在阴影中。他转身直视桑希尔道：“你比我想象的还高点儿、英俊点儿。”

疑惑不已的桑希尔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好拿出自己惯常的利器——冷嘲热讽，不紧不慢地回答道：“真想不到，你对我这么满意。不过我想知道的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黑衣人打开一盏壁灯，“想喝点儿什么吗？”

桑希尔赶紧答道：“我对酒不感兴趣。可我今晚还得看戏呢，纽约的温地加剧院。请你讲讲道理，汤森先生！”

听到桑希尔叫自己汤森先生，黑衣人略为一惊，但瞬间就恢复平静，而且脸上的笑意表明他似乎十分喜欢并认同自己被人叫作“汤森”。汤森依然彬彬有礼地回答道：

“你这样讲话可是有点太不礼貌了，凯林先生。”说话间他发出一个指示，立刻从门外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这个人的眼睛很大，而且向外凸着。

“我的秘书对你倒是很感兴趣，是吧，蓝尼？”被称做蓝尼的那个人双手握拳，一步一步逼近桑希尔。

桑希尔一看这阵势，吓得立刻改换话题：“你刚才叫我凯林？是吗？”

汤森反唇相讥道：“你难道不是凯林吗？”

桑希尔立刻感觉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这些人一定是抓错人了，把他当成那个叫什么凯林的人了。他急忙争辩道：

“等等，我叫桑希尔，罗杰·桑希尔。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汤森从蓝尼手中拿过一支烟点上，像看戏似的看着桑希尔的表演。

桑希尔紧跟上一句，“很明显，你的手下绑错了目标。”

“凯林。”汤森微笑着看着他，正准备往下说，桑希尔气愤地打断了他，“我告诉过你了，我不是凯林！”

这时，刚才为他们开门的那个女人闯进来说：“对不起，客人已经到了。”

汤森对她点点头，“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到。”随即转向桑希尔，“我们还是别演戏了，谈谈正事吧！”

“不！”桑希尔断然拒绝道。他怎么可能充当一个他根本就不知道也不认识的“凯林”先生呢？何况这个凯林显然是汤森的仇家。

蓝尼又开始威胁性地向桑希尔进逼。

汤森正色道：“你都了解了我叫汤森，我们当然也了解了你叫凯林。感谢你对我们的了解，也请你不要误解我们。”

“我根本不了解你们。”桑希尔打断他的话。

汤森正色道：“当然我们不需要你被迫接受我们的建议，”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桑希尔，“希望你帮助我们。”

“你到底要干什么？”桑希尔气得快要疯掉了。他丧失了继续与这个汤森进行游戏的耐心。

“你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们合作呢？”汤森反问道，他也有些不耐烦了。

“我要去纽约的湿地加剧院看戏，我母亲还在等我呢！”桑希尔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他转身向门口走去。

他打开门，却失望地看到那两个把他绑架来的人正堵在门口。他转身冲汤森咆哮道：“搞什么名堂？你真的犯了个严重错误！”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汤森对凯林的“表演”也感觉越来越受不了。

桑希尔痛苦地回答道：“我再说一遍，我不叫凯林！”

“凯林先生，请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汤森站起身，蓝尼离桑希尔只有一步之遥了，“我们知道你去过匹兹堡，在迈生自杀之后。”

“我从未去过匹兹堡，更不知道谁是迈生。”桑希尔气愤地反驳道。

汤森回到办公桌边拿起一堆文件，开始念道：“6月16日，你入住匹兹堡雪梧旅馆，登记名为乔治·凯林，来自加州伯克莱。你住的房间号为796。我们也知道你在费城住的是匹兹堡酒店，登记名为乔治·凯林。8月11日，你住进波士顿的史代乐。8月29日，乔治·凯林，住进底特律的伟堤酒店，说是来自波士顿。目前，你常住在纽约的广场大楼，房间号也是796号。两天前，你预订了芝加哥的大使旅馆，然后是南达科他州，瑞平市的喜来登酒店……”

“那不是我。”桑希尔叫道。他实在不理解，自己怎么会被人看成是凯林，而且还给加上这一大堆不知从何说起的行踪。

“我看我还是把我的身份证给你们看看。”桑希尔一边说一边往外掏身份证。

蓝尼在一旁插话道：“谁都可以找几个假的身份证。”神情颇不以为然。

汤森提高了嗓门道：“你到底愿不愿意合作？行还是不行？”

桑希尔也急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在谈什么，怎么跟你合作？”

汤森愤然走出房间。临出门时，他对蓝尼说道：“不合作的话，让他活不过今晚！你好好照顾一下凯林先生，必要时给他点儿酒喝。”他向蓝尼使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转身离去。

汤森一走，蓝尼打开嵌进墙壁里的一个酒柜门，不冷不热地问桑希尔：“凯林先生，你是喝点儿苏格兰威士忌还是麦酒？”正说着，戴礼帽的和秃头一前一后来到了这间房里。

“我告诉过你了，我得赶快回去。”桑希尔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赶紧回家。

“这个不用急，我们会安排的，只要你听话。现在还是喝点儿酒吧！”蓝尼说着端着酒杯、酒瓶来到桑希尔身边。

桑希尔烦躁地应付道：“要喝你喝吧！我今天受的刺激已经够多了。”

秃头突然厉声说道：“你最好还是自己喝！别让我们强迫你喝！”

桑希尔觉得危险一步一步临近，本能告诉他得赶快跑了，于是他突然拔脚向门边冲去。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绑架他的人早有防范似的猛地扑向他，将他死死按倒在沙发上。

桑希尔反正豁出去了。这时什么幽默感、绅士风度统统见鬼去吧！他死命反抗着，挣扎着。奈何那两人的手像铁钳一样紧紧箍住他。蓝尼此刻优哉游哉地端着酒杯，俯身靠向桑希尔。他倒了满满一大杯烈性酒，撬开桑希尔的嘴，咕咚咕咚地硬往他肚子里灌，一边灌一边阴险地说道：“干杯！”

蓝尼和戴礼帽的人趁着黑夜架着已经被灌得酩酊大醉的桑希尔上了一辆敞篷车，戴礼帽的人开着车驶向离别墅不远的海边悬崖，蓝尼驾驶另外一辆车不远不近地跟着。

随着汽车发动机的轰然启动，桑希尔被震得睁开了睡意蒙眬的双眼。他眨巴眨巴眼皮，满嘴酒气地说道：“我要乘大巴。我要坐大巴。”

蓝尼始终一言不发，唇边挂着一抹让人琢磨不透的阴险的微笑。

车在山边峭壁小道上疾驰。越来越近的绝壁、黑乎乎的大海的影子一次次地向桑希尔扑来。似乎被突然看到的阴森恐怖、怒浪滔天的大海吓住了似的，他猛然一惊，一把推开戴礼帽的人，将他从驾驶位上推落到马路上去，然后自己开着车径直向前方驶去。



戴礼帽的人连滚带爬地跑向蓝尼的汽车。汽车里的蓝尼起先一惊，接着，当他看到了酒后驾车的桑希尔正以极高的速度将车驶向悬崖时，投以阴险的一笑。他和戴礼帽的人把车停在路边，两人幸灾乐祸地观望着。

就在车子即将冲下悬崖的一刹那，桑希尔下意识地踩了刹车闸。于是，敞篷车的一只轮子悬空挂在崖上，另外三个轮子则压在崖边。整个车身已有三分之一的部位悬空了。

桑希尔被震得睁开双眼，他疑惑地朝车窗外看了一眼。上帝啊！黑糊糊的夜空下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海怒涛。

桑希尔似乎觉得很惊奇，自己怎么会在这儿？于是本能驱使着他把车子倒回到悬崖边的小路上，他又开着车往回跑起来。嘴里始终叽叽咕咕不知说着什么。

蓝尼满以为车已翻到大海里，现在却突然发现这个不合作的凯林又开着车回来了！他和戴礼帽的人大惊失色，两人开车奋力向桑希尔赶去。

桑希尔在半梦半醒间沿着公路狂奔。蓝尼紧追不舍。两辆车时而首尾相咬，时而又甩开一段距离。桑希尔刚一闭眼，车头差点儿与迎面开过来的一辆货车撞个满怀。桑希尔似乎越开越带劲，简直忘了自己的处境。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辆警车。桑希尔看也没看，依然驾车狂奔。警察立刻警觉到：这辆车严重超速。于是警察飞身上车，一路警笛大作，直追桑希尔而去。

桑希尔有些迷惑地听着越来越近的警笛声，脸上的表情分明是说，这是怎么回事？警察在追捕谁？

正在桑希尔恍惚间，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突然横穿公路。桑希尔的车前灯里照出了这个人慌乱的神色，显然他也被这辆突如其来的飞车吓蒙了。

桑希尔被吓醒了一半，急忙转方向盘想避开这个骑自行车的人。

骑车的人倒是给避开了，但慌不择路中，桑希尔左拐弯后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的车尾。紧紧追踪桑希尔的警车来不及刹车，狠狠地撞到了桑希尔的车尾。

两个警察走下警车，狼狈不堪地走向桑希尔。

桑希尔伏在方向盘上昏昏欲睡，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像在梦中一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脸上那又疲倦又蒙眬又酩酊的神态分明表示出了他内心的疑惑，而那两个警察愤怒的神色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两人躲在蓝尼汽车里远远地观望着这边的动态。看到桑希尔被警车带走，蓝尼的眉头紧皱起来。“怎么办？”他在内心一遍遍问自己。